



蝉鸣暑气  
◎吴有涛

玉兰一瓣

## 一条娃娃鱼的际遇

◎宋继高

五六年前,友人从江西山区的岩溪里弄来一条娃娃鱼,我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与娃娃鱼面对面,这娃娃鱼连头带尾有七八十厘米,体重2.5公斤,看上去通体褐黑,脑袋扁平,嘴巴宽大,也不知道眼耳鼻长在什么地方,实在称得上丑陋。友人说,你别看它长得丑,地位可高了,他如数家珍地说了许多:娃娃鱼不是鱼,它学名叫“中华大鲵”,又称“东方蝾螈”,生活在3.5亿年前的地球泥盆纪,比生活在地球上生代的恐龙还要早1.6亿年,自从它来到我们这颗蓝色星球后,强大基因使它躲过了三次地球生物大灭绝,堪称奇迹,是我国特有的珍稀两栖类动物;它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和重要的药用价值,早在明代,李时珍就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,大鲵对贫血、痢疾、冷血病等有疗效,尤其对于免疫力调节、抗肿瘤、抗氧化等方面具有基因优势;现代医药研究,更是从大鲵的组织中发现了伏立诺他、依泽替米贝、可的伐唑、曲昔派特、托利卡因、异戊巴比妥等12种药物成分,这些药物成分的重要发现,也让大鲵的营养药食登上了新的台阶。中华大鲵对人们的健康效用可以用“无出其右”一词来概括。

经友人这么一介绍,这只丑陋的家伙,立马在我面前变得“尊贵”起来。接下来,围绕着“吃”还是“放”,一群人开始纠结,一部分人主张吃掉它,另一部分人主张放生。我说,先养几天再说。老陆找来一只大塑料箱,放上水,把娃娃鱼放进箱内,我看它一动不动地伏在水中,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。

在后来的几天内,我只要从外面回来,都会去看看它。又过了几天,我从外面一回园子,立即对身边的人说,放生娃娃鱼。园子有个荷塘,水小,而园子外就是浩渺无际的大太湖,是放生在园子内的小荷塘,还是放生于园子外的大太湖,众人意见不一。还是年长的老陆开了腔,他说,还是放在园子里吧,也让我们有个念想,万一叫起来,还可以听到它的声音,放在外面的大太湖,以后是死是活我们都不得而知。娃娃鱼就这样被放进了荷塘,与我们朝夕相伴。

放生之后,我们也真的会经常想起它,主要是关心它的生存环境。这个塘小,里面没有什么浮游动物,而根据娃娃鱼的食性,它喜食鱼、虾、蟹、蛇、鸟和蛙类等动物,很显然,这个塘里没有这些它想吃

的东西。而且据资料介绍,娃娃鱼对水质的要求特别高,要求溶氧丰富,最喜山涧溪流水,水库水、地下水等清凉活水也行。水温在0℃~28℃以内,以10℃~22℃为好。而再看看这塘里的水,它虽取自太湖,但不能流动,浑黄浑黄的,水量又不大,所有的条件都不符合娃娃鱼的生存环境。

一晃五六年过去了,园子里所有人从没看见它的身影,也没听到它小孩般的叫声,大家都认为它死了。但我一直心存念想,希望有一天能再看到它。直到今年四月的一天,一向爱好垂钓的妻来到园子,她手脚麻利地在塘中下了几把钩,居然接二连三地钓出两只野生甲鱼。一天傍晚,妻习惯性地又去拉拉垂钓的钩,只觉得越拉越沉重,她连忙叫来老陆,让老陆打着电筒,她再次用力上提,只见一黑乎乎的家伙冒出水面,老陆不禁惊呼:“娃娃鱼!是娃娃鱼!”妻垂钓几十年,从未见过娃娃鱼,也不禁兴奋起来,她一手拉着线,一手接老陆递过来的手电筒,让老陆赶快去拿抄网。就在他俩换手期间,那家伙一个挣扎,脱了钩,逃了。老陆两手一摊,一脸苦笑,妻有些沮丧。这次,我虽未能与娃娃鱼打个照面,但我知道了,娃娃鱼还活着。

一个多月之后的五月中旬,妻从老家回到园子。她又忍不住操起老本行,怕娃娃鱼再咬钩,选择了离上次上钩较远的小桥边下了钩。她又觉钩下很重,她心下一沉,心想,不要又是娃娃鱼啊!她放松了手中的鱼线,叫来侄儿宋无名,无名高马大,年轻力壮,她让无名手拿抄网,自己轻轻上提,只见一只黑乎乎的脑袋冒了出来,无名惊呼:“又是娃娃鱼!娃娃鱼又上钩了!”妻不知如何是好,从内心讲,自从那次娃娃鱼上钩之后,她真的不再希望钓到娃娃鱼,谁知这家伙确实嘴馋,又咬上了。

这次上钩,至少颠覆了百度上的一个认知。有知识介绍,娃娃鱼在水中不喜游动,它往往蛰伏在某个石缝里,静待猎物路过,猛地一口吞下,但从这次上钩的情况看,却不是这样,妻在离第一次上钩至少20米的小桥边下钩,目的是避开娃娃鱼,可未能避开,它在水中潜游了20多米,赶来咬钩的。现在看来,它不仅没有潜伏不动,而且在水中做了长距离运动,赶来咬钩。妻绷紧鱼线,无名则手忙脚乱地用抄网去抄。无奈这家伙太大,抄网没能

兜得住,娃娃鱼又脱钩逃了。

妻因此停了一段时间没有再下钩,内心也是不希望再钩到娃娃鱼。时令已进入了六月,有一天,宋无名说,他发现了一只大甲鱼在水中探头探脑,足有四五斤重。这一信息又激起妻钓甲鱼的冲动。她再次垂下钩。这次她又选择了一个她认为娃娃鱼不会来的位置。

投下钩的第二天,习惯早起的妻子,天蒙蒙亮就起了床,她习惯性地拉了拉鱼线,不好!又是很沉很沉的,她心中一紧,别又是娃娃鱼?她叫醒宋无名前来配合,无名这次有了经验,悄悄地把抄网深入水中,从底部兜住,用力一抄,黑乎乎的家伙终于落入网中,毫无例外地又是娃娃鱼。无名把它放入一只大塑料箱中,他没有放自来水,而是特地舀来荷塘里的活水。上秤一称,去掉水和箱的分量,娃娃鱼净重5.6公斤,足足比刚刚来的时候重了一倍,望着箱中这黑乎乎的家伙,谁都兴奋不起来。妻说,娃娃鱼三次都上钩,两次逃脱,这次钓上来了,可它嘴巴里肯定还留有三把鱼钩,要让人撬开它的嘴巴,取出三把钩,还是放生吧。但一查百度,百度上说,娃娃鱼生性凶猛,牙齿锋利,一旦咬住,死不松口。这样一来,无人敢接近娃娃鱼了,更别说去碰它的嘴巴。就这样,娃娃鱼被安置在一只不大的塑料箱子里,一时没有被放生。

过了几天,园子里来了一名卢姓客人,此君从小胆大无比,生擒过不少飞禽走兽。他找来一条大毛巾,戴上厚厚的橡皮手套,让无名当他的助手,猛地用毛巾裹住娃娃鱼的头部,把它抱了出来,又借助老虎钳撬开它那阔平宽大的嘴。此时的娃娃鱼一反往日的呆萌憨相,使尽浑身解数拼命挣扎,又猛地向小卢的手咬去,小卢眼疾手快,只是把手套咬了一个洞,在场的人,此时都领略到了这个家伙的凶猛。小卢也被它激怒了,猛地撬开了它的嘴巴,可找来找去,一只鱼钩也没找到。小卢告诉我们,娃娃鱼是一种神秘的动物,它自身有一种神奇力量,能自行脱去鱼钩。大家不禁对它敬畏起来。

娃娃鱼再次获得新生,被放进了荷塘,成为小园的成员之一,与我们日日夜夜生活在一起。人与娃娃鱼相守相伴,希望有一天能听见它婴儿般以哭当歌的声音!

## 月映千江

◎低眉

芬芳  
一叶

沉沉夜深里的雨滴繁冗,被一种类似竹竿敲铁棚的声音弄醒,以为出了什么事。天啊,外面又开始下雨了。正是积攒的雨水滴在不知谁家雨棚的声音。这么响!像一个发怒的人。推开窗户,雾气蒙蒙里扑鼻而来森林的蘑菇味道,连忙关了窗。这味道,又仿佛是从前的牛汪塘。顿时就灰了心,分明仍是该死的梅雨。季候已是大暑,据说不久就立秋。这时候下雨,连个雷都没有,还是雾一样绵绵的,软得像一锅拌含着小剂量硫酸的雾,带有龌龊的野心。分明是要把人慢慢闷死,炖死,一点点腐蚀死。可笑外面的风,还发出冬天才有的呼号。没有哪年是这样的。淅沥淅沥,淅沥淅沥……天地呈现为一张老妇无声蠕动的嘴巴,啰唆到令人生厌。我怕这个老妇,闭上眼睛,把她关在门外,纯粹是出于本能……

梅雨是我一生的阴影,尘埃是我一生的敌人。我想离开平原,去没有这两样物事的地方。那我何时动身呢?何时动身都不能够抵达。没有梅雨和尘埃的城市是一座看不见的城市。谁也不能够抵达一座看不见的城市,抵达一个从未存在的地方。

也就只能,耐心地忍受。耐心地睡去,在午后。把自己关在歌声里。《悠悠岁月》是安妮·埃尔诺写的,有了耳机后,他们活在音乐里。音乐是一座房子,房子里有星光,有河流,有月色,也有温柔晚风。音乐的房子是敞开的,也是密闭的,进出随意,来去自由。

岁月长河,纷繁终寂寞。淘尽浪花千万朵,有你也有我。深情凝眸几多,雨露滋润几多,星辉斑斓几多,尘缘牵挂几多。爱已过,梦已过。昨日春满园,今夕花又落。叶凋零,花又落。缘来有因果,缘去无对错。

这歌词太好了。一般人写不出来。一个叫许冬子的人写的。我不认识许冬子,但我认识这歌词。一直听到落泪,反复循环,反复落泪。缘来有因果,缘去无对错,我只是宇宙时间里的一粒沙啊。生活的一切都是缘,缘就是时间的编程。你都是一个方程式了,你还在漫漫长路上求解,来去都不执着罢。答案不执着,求解亦不执着。

这歌里有道。这道,是历经千帆才得领悟的一河长天。不经历纷繁寂寞的变换,怎能写出这样的歌。淡淡的惆怅里淡淡的释然,淡淡的释然里依然有淡淡的惆怅。

沉沉的午梦,听着这样的歌子。梦也绢纸一样的,薄如蝉翼,泅着淡淡隐现的水痕。梦里的青春岁月,都现在眼前。

于是去访问,刚刚出现在梦里的少年时候的人。得到的教导是要坚定地修行。如果不修行,就会一辈子都活在黄梅天。而且沉迷音乐也是不对的。沉迷,沉就是向下的,迷就是痴。

推荐我念《金刚经》。

如是我闻。一时佛在舍卫国只树给孤独园。与大比丘众、千二百五十人俱。尔时,释尊食时,著衣持钵,入舍卫大城乞食。於其城中次第乞已,还至本处。饭食讫,收衣钵,洗足已,敷座而坐。

我得到的想法是活着就是在持钵,人人有人的舍卫大城,次第行乞就可以了。今天我行乞,得到的是雨季,那我也欢喜地受了吧。